

工会周刊



责任编辑：王维砚
E-mail:ghxwghzk@126.com

G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工会“站岗人”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舒伟军

“以前有些居民，看到我们站岗限制他们出行，就会‘破口汉骂’；现在，他们完全理解了我们的工作并成了好朋友。看到这样的转变，我们觉得一切都值了。”这是武汉市总工会下沉党员姚玲和吴达共同的感受。

姚玲是武汉市总工会社会联络部党支部书记，2月2日，她带领支部党员下沉青山区青惠居社区。该社区有3500多个住户，居民近万人。

2月中旬，姚玲和吴达被分配到社区门口站岗值守。每天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半，逐一对进入社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信息核查、体温测量，对居民进行劝解。

对“站岗人”姚玲来说，最难的是互相理解。“我们是武钢职工，要出去工作，凭什么不让出去？”“这里就是我家，进出自家管得着吗？”……青惠居社区有不少居民是武钢职工，工作生活都在这里，对严格管控有些不适应，遇到这种情况，姚玲、吴达总是耐心解释。

“站岗人”的工作看似不是重体力活，但对姚玲来说，却是一个挑战。姚玲今年58岁，之前做过膝盖半月板手术，身体还未完全恢复。每次站岗时，她的左腿都疼得厉害，于是她想出了换腿用力的办法，左腿疼就用右腿用力，站一会儿活动一下关节。自从下沉社区以来，姚玲每天6点起床，提前到岗，晚上10点多到家，回家后还要进行支部工作梳理，家中年老重病的母亲都无暇顾及。

在姚玲带领下，市总社联部党员吴达也克服困难，和姚玲一起在小区站岗，他的爱人也一直奋战在公安防疫一线。为了全身心抗疫，吴达把家中年幼的孩子交给父母照顾，自己的两位亲属离世，都无暇帮忙办理后事。“我是一名党员，要有大局意识，居民需要我，我就得顶上。”吴达说。

“辛苦你们了，这么负责！”“你们休息下，这样站着累不累啊？”“我们会全力配合”……对于“站岗人”姚玲和吴达来说，这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听到的最温暖的声音。

给油井传感器装上充电宝

本报记者 丛民 本报通讯员 管李峰 曾超

日前，胜利油田技能大师、临盘采油厂高级技师上官德安来到商河油田商13-531井，在油井不停井的情况下用自己研制的“强磁式无线充电宝”装置，对该井载荷传感器和角位移传感器进行不停井作业获得成功。

这是上官德安应用自己研制的“强磁式无线充电宝”装置进行不停井作业的第30口井。

载荷传感器和角位移传感器是油田采集油井示功图重要的智能设备。更换设备电池或维修时，一般需要停井15~20分钟。为此，上官德安将不停井开展维修，作为复工复产、百日攻坚创效的重要课题进行攻关，并最终获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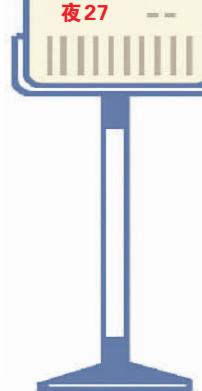
据了解，现用油井载荷传感器的结构分承压端、信号采集端两大部分，且两部分集成为一体，信号采集端最容易出现故障。因设备连续运转，日常维护保养最多的就是更换电池。每次拆卸费时费力，还容易触碰到内部线路，造成信号中断，带来连锁影响。

上官德安经过反复测算、多次试验，研制成功“强磁式无线充电宝”装置。当智能设备电量不足时，只需将无线充电宝装置与传感器吸在一起，即可进行充电。在不停井情况下，用伸缩杆直接将无线充电宝装置吸附在需要充电的智能设备上，无需拆卸，降低了更换电池时损坏设备的几率。据介绍，这一充电宝装置对原有的仪表未进行改动，具有通用性。

装置的研制成功，不但实现了油井不停井作业维修，而且降低了运维工作量，节省了材料费用，同时具有操作安全、简单、便捷等特点。

从北京最繁华的CBD驶向城市副中心，全长25公里，途经28个站，送夜归人回家——

夜27路上的冷暖人生



阅读提示

2020年1月，记者两次跟随北京夜27路采访，记录下这辆夜班公交车上的夜行者和他们的故事。夜间奔袭的代驾司机，深夜下班回家的年轻人……这些夜幕下的劳动者在这辆夜班公交车上展现出城市的另一个侧面，关于生活的艰辛和美好，关于人生的努力和奋斗。

王利艳是夜27路公交唯一的女司机，疫情期间，她一直照常上班，随着返京复工人员的增加，搭夜班车的乘客越来越多，她期待夜27路尽快恢复往日的热闹。

本报记者 关晨迪

夜幕渐落，华灯初上，喧腾了一天的北京城渐渐安静下来，偶尔能听见风呼啸而过的声音。夜27路公交从北京最繁华的CBD驶向城市副中心——通州，沿途驶过25公里，途经28个站，送城市夜归人回家。

在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里，36条夜班公交车线路勾勒出848公里的路网长度，每天约有1万余人次乘坐夜班公交，日均发车792次。

40岁的王利艳是夜27路公交唯一的女司机，她的乘客中，有刚下夜班的年轻人，有头发花白依然奔波在外的中年人，也有朋友小聚，错过末班地铁的大学生……

在这辆公交车上有城市的另一个侧面，关于生活的艰辛和美好，关于人生的努力和奋斗。

铁打的司机，流水的乘客

晚上10点20分，王利艳来到公交场。和往常一样，先去调度室签到、取车钥匙，然后打开车尾箱，对车辆进行例检，随后走进驾驶室，检查各个开关和行车指标是否正常。

王利艳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做起行

车准备也干净利索。疫情期间，虽然公交车每天都有专人定时消毒，但每次发车前，她还是要再给全车消杀一遍才放心。

7年前，王利艳加入北京市公交集团客二分公司，正式成为一名公交司机，圆了自己的“公交梦”。

2016年9月，为进一步服务城市副中心居民的夜间出行，夜27路公交正式开通，家住通州的王利艳被调到这条线路，每上3天班休息1天，即使是春节，也要正常排班。

“今晚要跑两个往返，从0点到5点45分。”王利艳一边拿扫帚把撒落在车里的垃圾往外扫，一边跟记者说着当晚的行车安排。

深夜出来做直播的年轻姑娘、记得王利艳姓名的老大爷、每次上车都带一块面包的“大衣哥”……一些个性鲜明的乘客给王利艳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他们的年龄、身份、职业各异，但都在四下无人的夜里为生活忙碌。

王利艳记得一位“神秘”的老奶奶，80岁左右，头发花白，戴眼镜，上车时总是拉着一个小购物车，但从上车的时间判断并不是去“遛早”。原来，老太太是去饭店制作秘制调料，每天晚上先坐公交到终点站，做完调料再打车回家。

“疫情刚暴发那会儿，车上几乎没人。”4月14日，王利艳回忆说，“经常一辆车就一两名乘客，大家还开玩笑地说坐上了‘专车’。”以往这样空车的时候很难遇到。

王利艳告诉记者，随着返京复工人员增加，搭夜班车的乘客越来越多。

一年200多天的夜班，王利艳已然习惯了昼夜颠倒的生活节奏，白天她总会抽空锻炼身体。客运公司对于夜班司机的各项保障，如定期体检、配备随车安全员等措施让王利艳对工作感到很踏实。

代驾司机的夜生活

半夜12点，王利艳驾驶着夜27路驶

出公交场。

刚到第1站，就上来了4名乘客，戴着头盔，穿着厚棉裤，拎着折叠车，工作服上写着“某某代驾”。他们一上车就半坐半躺着开始打盹儿。

王利艳观察发现，搭夜27路的乘客，有70%都是代驾，这些代驾大多来自北京周边，尤以河北居多。

没过几站，车厢就因为摆满了折叠车而略显拥挤。

32岁的小潘是夜27路的常客，上车之前，他已经跑了3、4单，一晚上下来能挣四五五百元。对他来说，做代驾最困难的事，就是把客人送到以后，自己怎么回家。

“之前有个单能挣300元，但我没接，因为那附近没有车能回来。”小潘收藏了北京所有夜班公交的时刻表，每次接单前，都要先看一眼时刻表，判断跑完单后是否有公交车可以载他回家。

言语间，小潘的手机屏幕亮了。“接着单了”，小潘一边说着，一边起身拎起折叠车。他跟记者打了招呼就急匆匆下了车，整理一下头盔和手套，骑上折叠车，消失在夜色里。

“干代驾这一行，以20岁出头的年轻人居多。”王利艳说，代驾太累，年纪大了吃不了这苦，但也有特例。

代驾老陈就是王利艳说的特例。老陈60岁左右，一头白发在一堆年轻的代驾中十分显眼。

老陈年轻时在北京开过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来公司倒闭，没了收入。老陈不想让孩子知道自己跑代驾，只有晚上才悄悄出来，想着能挣些钱，带着孙女去旅游。

1点5分，夜27路抵达终点站。

“奥利给”的都市年轻人

1点40分，王利艳开着返程的夜27路缓缓进站，等候已久的乘客蜂拥而上。

随着乘客刷卡的“滴滴”声，几张熟悉

的面孔出现在王利艳眼前。上车的是几个常坐夜27路回家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并无倦意，饶有兴致地聊起了天。

王利艳告诉记者，在这一站上车的年轻人，很多在市里从事服务行业，营业时间晚，总是搭夜班公交回家。原本沉闷的车厢因为这几个年轻人变得有了生气。

李德富就是其中的一位。

两年前，李德富来到北京，在KTV干过服务员，现在在一家饮品店工作，饮品店虽然晚上10点就结束营业了，但还要打扫卫生和准备店里第2天的用料，一忙活下来，就到了凌晨1点。

“生意好的时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连口水也顾不上喝。”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抱怨的事。“大家都不容易，凭什么你扛不住。”

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李德富时不时开几句玩笑，把周围的人逗得开怀大笑。

被问及下了夜班后为何还有精力开玩笑，李德富说：“负面情绪会传染，如果我不开心，会影响给别人。”

李德富告诉记者，他每月收入6000元~7000元，对目前的状态感到颇为满意。“正在人生爬坡的阶段，很难，但是得挺住。”

说完，李德富拿出手机给大家分享了他最喜欢的一段励志视频，因为这段视频流行起来的“奥利给”（即“给力”）也成了他每天的口头禅。

下车之前，李德富站在车门前冲着大伙儿说了句“奥利给”。

凌晨2点45分，送完这趟车的最后1名乘客，王利艳将车开进公交场，熄火、停靠，伸了个懒腰，继续为第2趟车做准备。

夜色渐浓，王利艳和夜27路一起，继续载着乘客和他们的故事在北京城穿梭。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赵春青 绘

丈夫坚守后方护线路安全，妻子驰援武汉与病毒赛跑，“警医”夫妻携手抗疫——

相距3000公里的战场

重妻子的决定，帮她收拾好行装。

“知道去武汉，但具体去哪里，干什么，我们一无所知。”路光平说。

2月13日晚，路光平和战友到达武汉后才知道，泰康（同济）医院将是他们的战场。

迅速为医院改造分区、重新布置病房床位……路光平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工作。她所在的病区负责接收轻症患者，有128名病人。

密实沉重的防护服将身体裹得密不透风，即使在护目镜上涂抹了润肤霜，时间长了镜片上还是会起一层细雾，有时碰到血管不明显的患者，扎针全靠多年积累的经验。在防护服内供氧不足的状态下，给每位病人定时测体温、量血压、测量氧饱和度、发药、抽血、取咽拭子，为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陪患者做CT，给患者发盒饭……一个班的工作下来，路光平浑身就像散了架。

与此同时，3000公里之外的王文也奋战在自己的战场上。

疫情出现后，王文就冲上了一线，不但要管理全处线路治安工作，还要经常出入疫情高危医院为有特殊需要的民警家属提供帮助。

自2月上旬起，在库尔勒市公安局安排下，王文与库尔勒市防疫办公室沟通协调，为在岗民警家属开展定点帮扶，为困难家属购买急救药品。

王文跑遍全市的医院帮助出乘民警身患尿毒症的父亲买到维系生命的营养液；在医院等待3小时为民警妻子拿到治疗肿瘤的特殊药品；遍寻45家药店为民警找到治疗高血压的药品……王文带领团队竭尽所能为有需求民警及其家属的生命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

幸福感慢慢爬上心头

对于王文来说，和妻子路光平一起战“疫”，就是他们相爱的方式。

王文带领“属光”爱心帮扶小分队放弃与家人的团聚，投身疫情防控一线，既当警察，又当保姆、司机和快递员。

休息时，王文与妻子视频，看到她被汗水浸透的单衣，摘下护目镜和口罩后脸颊、额头上的红肿的压痕，王文心疼不已。

“那个刚来医院有轻生倾向的患者王姐，今天痊愈出院啦！”视频里的路光平声音兴奋。

进驻泰康（同济）医院后，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的路光平对病区内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了摸排，发现一些患者存在焦虑、紧张甚至轻生等问题。其中，就有这位王姐。

王姐一家5口在这次疫情中全部感染住院，分别在不同医院接受治疗。刚入院时，她对治疗非常排斥，路光平考虑到她有两个孩子，便不时与她聊起自己的孩子，对她进行心理疏导，不断用母爱激发她的求生欲。最终患者逐渐配合治疗，在3月下旬顺利康复出院。

路光平在医院内设立了心理咨询室，开通电话、微信咨询渠道，倾听患者对病情的困惑，给予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

每隔几天，路光平都会在跟王文和儿子通话时分享感受。看着病患一个个康复出院，那种初到武汉的异乡情感悄然散去，每天感受到的善意让幸福感慢慢爬上她的心头。

“患者们看到我防护服上的名字，都喊我‘路路’，多亲切呀！”

“下午回驻地，司机师傅路过竹叶海公园

时特意给我们做了介绍，疫情结束我一定要带着儿子去转一转。”

“我俩等你回家”

王文也和妻子分享着自己的喜悦。

“疫情期间，铁路线路治安平稳，未发生一起危及行车安全案件。”

简短的一句话，却耗费了王文和战友们的心血。

为保障疫情期间铁路线路畅通，应急物资顺利抵达目的地，王文与战友大多时候是“跑”在路上的。

巡查线路排查问题隐患，对重点区段、时段线路治安进行防控，盯促沿线派出所对隐患进行复查整改……为的是及时发现线路隐患，根除到位，确保辖区线路零死角。

4月8日0时起，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4月11日，休班的路光平给王文发来一条信息：“我们最后一批撤退，等回去了尝尝儿子新学的红烧肉。”

路光平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能早日见到家人。“老公和儿子以往很少矫情，但昨天儿子跟我说，他俩最大的愿望是今年母亲节可以和我照一张全家福。”

“我俩等你回家。”采访中，路光平收到了王文发来的一条信息。

此刻，微风暖暖过境，惹起点点杏花雨，温暖在两人心中蔓延开来。